



意儿就会死的。”于是他在这火红的东西上面扔了些树枝和干树皮。他在半山腰上遇见了巴希拉，清晨的露珠像月牙石似的在他的皮毛上闪闪发光。

“阿克拉没有抓住猎物，”黑豹说，“他们本想昨晚就杀死他的，可是他们想连你一块儿杀死。刚才他们还在山上找你呢。”

“我到耕地那里去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瞧！”莫格里举起了装火的罐子。

“好！我见过人们把一根干树枝扔进那玩意儿里去，一会儿，干树枝的一头就会开出红花来。你不怕吗？”

“我不怕，干吗要怕？噢，我记起来了——不知道这不是一场梦——我记得我变成狼以前，就常常躺在红花旁边，那儿又暖和又舒服。”

那天莫格里一整天都坐在狼穴里照料他的火罐儿，放进一根根干树枝，看它们烧起来是什么样儿。他找到了一根使他满意的树枝，于是到了晚上，当塔巴克来到狼洞，相当无礼地通知他去会议岩开大会的时候，他放声大笑，吓得塔巴克赶紧逃开了。接着，莫格里仍然不住地大笑着来到大会上。

孤狼阿克拉躺在他那块岩石旁边，表示狼群首领的位置正空着。谢尔汗和那些追随他、吃他的残羹剩饭的狼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，一副得意的神气。巴希拉紧挨莫格里躺着，那只火罐夹在莫格里的两膝间。狼群到齐以后，谢尔汗

开始发言——在阿克拉正当壮年的时候，他是从来不敢这么做的。

“他没有权利，”巴希拉悄声说道，“你来说吧。他是个狗崽子。他会吓坏了的。”

莫格里跳了起来。“自由的兽民们，”他喊道，“难道是谢尔汗在率领狼群吗？我们选头领和一只老虎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由于头领的位置空着，同时我又被请来发言……”谢尔汗开口说道。

“是谁请你来的？”莫格里说，“难道我们都是豺狗，非得讨好你这个宰杀耕牛的屠（tú）夫不可吗？谁当狼群的头领，只有狼群才能决定。”

这时响起了一片叫嚷声。“住嘴，你这人崽儿！”“让他发言，他一向是遵守我们的法律的。”最后，几头年长的狼吼道：“让‘死狼’说话吧。”当狼群的头领没有能杀死他的猎物时，尽管以后他还活着，也被叫做“死狼”，而通常这只狼也是活不久的。

阿克拉疲乏地抬起了他衰老的头：

“自由的兽民们，还有你们，谢尔汗的豺狗们，我带领你们去打猎，又带领你们回来，已经有许多季节了。在我当头领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只狼落进陷阱或者受伤残废。这回我没有逮住猎物，你们明白这是谁设的圈套。你们明白，是你们故意把我引到一头精力旺盛的公鹿那儿，好让我出丑。



干得真聪明哇。这会儿你们有权利在会议岩上杀死我。那么，我要问，由谁来结束我这条孤狼的生命呢？‘丛林法律’规定我有权利让你们一个一个地上来和我打。”

一片长久的沉默。没有哪一只狼愿意独自去和阿克拉做决死的战斗。于是谢尔汗咆哮起来：“呸！我们干吗理这个老掉了牙的傻瓜？他反正是要死的。倒是那个人崽子活得太久了。自由的兽民，他本来就是我嘴里的肉。把他给我吧，我对这种既是人又是狼的荒唐事儿早就烦透了。他在丛林里惹麻烦已经十个季节了。把人崽子给我，要不我就不走了，我要老是在这里打猎，一根骨头都不给你们留下。他是一个人，是个人崽子，我恨他，恨到了骨头缝里！”

接着，狼群里一半以上的狼都嚷了起来：“一个人！一个人！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让他回他自个儿的地方去。”

“好让他招来所有村里的人反对我们吗？”谢尔汗咆哮道，“不，把他给我。他是个人，我们谁都不敢正眼盯着他瞧。”

阿克拉再次抬起头来说道：“他跟我们一块儿吃食，一块儿睡觉。他替我们把猎物赶过来。他并没有违反‘丛林法律’。”

“还有，当初狼群接受他的时候，我为他付出过一头公牛。一头公牛倒值不了什么，但是巴希拉的荣誉可不是件小事，说不定他要为了荣誉斗一场的。”巴希拉用他最温柔的嗓音说道。

“为了十年前付出的一头公牛！”狼群咆哮道，“我们才不管十年前的牛骨头呢！”

“那么十年前的誓言呢？”巴希拉说道，他掀起嘴唇，露出了白牙。“怪不得你们叫‘自由的兽民’呢！”

“人崽子是不能和丛林的兽民一起生活的，”谢尔汗嚎叫道，“把他给我！”

“他虽说和我们血统不同，却也是我们的兄弟，”阿克拉又说了起来，“你们却想在这儿杀掉他！说实在的，我的确活得太长了。在你们中间，有的成了吃牲口的狼；我听说还有一些狼，在谢尔汗的教唆（suō）下，黑夜里到村民家门口去叼走小孩子。所以我知道你们是胆小鬼，我是在对胆小鬼说话。我肯定是要死的。我的命值不了什么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会代替人崽儿献出生命。可是为了狼群的荣誉——这件小事，你们因为没了首领，好像已经把它忘掉了——我答应你们，如果你们放这个人崽儿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，那么，等我的死期到来的时候，我保证连牙都不对你们齧一下。我不和你们斗，让你们把我咬死，那样，狼群里至少有三头狼可以免于一死。我只能做到这一点，别的就无能为力了；可是你们如果照我说的办，我就能使你们不至于为杀害一个没有过错的兄弟而丢脸——这个兄弟是按照‘丛林法律’，有人替他说话，并且付了代价赎买进狼群来的。”

“他是一个人——一个人——一个人！”狼群咆哮道；大多数的狼开始聚集在谢尔汗周围，他开始晃动起尾巴来。



“现在要看你的了，”巴希拉对莫格里说道，“我们除了打以外，没什么别的办法了。”

莫格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双手捧着火罐。接着他伸直了胳膊，面对着大会打了个大哈欠；其实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忧伤，因为那些狼真狡猾，他们从没对他说过他们是多么仇恨他。“你们听着！”他喊道，“你们不用再咋咋呼呼闹个没完没了。今天晚上你们翻来覆去地说我是一个人（其实，你们不说的话，我倒真愿意和你们在一起，一辈子做一只狼），我觉得你们说得很对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把你们叫做我的兄弟了，我要像人应该做的那样，叫你们狗。你们想干什么，你们不想干什么，可就由不得你们了。这事全由我决定。为了让你们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些，我，作为人，带来了你们这些狗害怕的一小罐红花。”

他把火罐扔到地上，几块烧红的炭块把一簇干苔藓（*tái xiǎn*）点着了，一下子烧了起来。全场的狼在跳动的火焰面前，都惊慌地向后退去。

莫格里把他那根枯树枝插进火里，枝条点燃了，劈劈啪啪地烧了起来。他举起树枝在头顶上摇晃，周围的狼全吓得战战兢兢。

“你现在是征服者了，”巴希拉压低了嗓门说道，“救救阿克拉的命吧。他一向是你的朋友。”

一辈子从来没有向谁求过饶的坚强的老狼阿克拉，也乞怜地向莫格里看了一眼。赤身裸体的莫格里站在那里，一头



黑黑的长发披在肩后，映照在熊熊燃烧的树枝的火光下。许多黑黑的影子，随着火光跳动、颤抖。

“好！”莫格里不慌不忙地环视着四周说，“我看出你们的确是狗。我要离开你们，到我的自己人那里去——如果他们是我的自己人的话。丛林再也容不下我了，我必须忘记你们的谈话和友谊；但是我比你们更仁慈。既然我除了血统以外，还算得上是你们的兄弟，那么，我答应你们，当我回到人群里，成了一个人以后，我绝不会像你们出卖我那样，把你们出卖给人们。”他用脚踢了一下火，火星迸（bèng）了出来。“我们人绝不会和狼群交战，可是在我离开以前，还有一笔账要清算。”他大步走到正糊里糊涂地对着火焰眨巴眼睛的谢尔汗身边，抓起他下巴上的一簇虎须。巴希拉紧跟在莫格里后面，以防不测。“站起来，狗！”莫格里喝道，“当人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必须站起来，不然我就把你这身皮毛烧掉！”

谢尔汗的两只耳朵平平地贴在脑袋上，眼睛也闭上了，因为熊熊燃烧的树枝离他太近了。

“这个专门吃牛的屠夫说，因为我小时候他没有杀死我，他就要在大会上杀我。那么，瞧吧，吃我一记，再吃我一记，我们人打狗就是这样打的。你敢动一根胡子，瘸鬼，我就把红花塞进你喉咙里去。”他抄起树枝抽打谢尔汗的脑袋，老虎被恐怖折磨得呜呜地哀叫。

“呸，燎（liǎo）掉了毛的丛林野猫——滚开！可是要